

文化视点

“风从东方来——许东方书画作品展”隆重开展



本报讯 (记者 徐启峰/文 刘俊涛/图) 4月21日, 风雨满三川,气温骤降。上午8时,上千位书画爱好者顶着斜风细雨,陆续来到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,参加“风从东方来——许东方书画作品展”。

许东方,扶沟县人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;周口师范学院教授,美术教育的元老、书法教育的奠基人。曾任周口师专美术系副主任、周口师范学院工会副主席、周口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周口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等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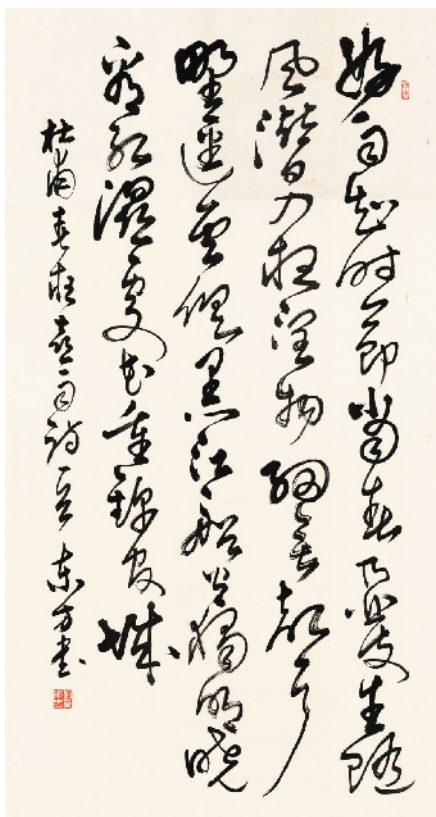
风从东方来,桑榆未晚霞满天。许东方年逾古稀,须发皆霜,然创作热情不减,老当益壮。这次展览精选了许东方近10年来的优秀创作成果,包括书、草书、水彩、国画等多种作品上百幅,代表了他取法先贤、敬畏传统、善于继承、敢于创新的创作历程。

风从东方来,吹开桃李万树花。许东方是书法家、画家,亦是教育家。他从教50多年,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画人才。这次展览,他的两位得意门生—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毛国典、张继均发来贺词,并精选作品与他同台展出。我市书法家张华中回忆他的昔日教诲说:先生常云,师者,白也。学者,杵也。知识者,稻也。白深杵必长,杵奋而稻盈。白杵之喻,如烛昭昭,如萤闪闪……此次展出,高朋满座,多有受先生教诲之恩,许门力量,光耀三川艺坛。

开幕式结束后,“许东方书画艺术研讨会”随即举行,来自省会郑州、市内的书画名家、文艺评论家对许东方作品高度赞扬,对其“育人、化人”之功更是尊崇有加。本次展出至4月底结束。②18



许东方书画作品



许东方

毛国典、张继忆师恩文章节选

许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,每周四下午是书法课,他要求我们不许随意写,一定要从楷书学起,并要求一定要把字形、点画临像。我打心眼里喜欢写字,除上课认真临习之外,每天课下都要临习几张,然后就带上作业到许老师家请他指点。后来,在许老师的耐心指导下,我又临习了汉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,魏碑《龙门二十品》的杨大眼造像、始平公造像等。毕业前夕,我问许老师能不能在学校(周口师专)举办一次个人书法展,许老师连连点头说“好主意、好主意”,并欣然为我题写了“毛国典书法展”几个字作为展标,这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个展。

——毛国典(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)

许东方老师是当时我们唯一的书法老师。许老师给同学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和蔼可亲。每次我们请许老师点评作业,他的第一句话一定是“不错不错”,然后再指出一些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。和许老师在一起,同学们都很放松,没有丝毫的紧张感。我非常坚定地认为,当时在学校(周口师专)所学的所有知识和技能为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如果说我近些年来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,这和许东方老师及所有授课老师的辛苦付出是分不开的,我将永生感恩他们——我敬爱的老师!

——张继(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文艺家志愿者协会副主席)

诗词周口

《淮阳感怀》: 隋朝唐兴之际的淮阳之秋

常全欣

金风荡初节,玉露凋晚林。此夕穷途士,郁陶伤寸心。野旷葭菼合,村荒藜藿深。眺听良多感,徙倚独沾襟。沾襟何所为,怅然怀古意。秦俗犹未平,汉道将何冀?樊吟市井徒,萧何刀笔吏。一朝时运会,千古传名谊。寄言世上雄,虚生真可愧。

——李密《淮阳感怀》

这首诗的作者李密,是隋唐时期的群雄之一。两唐书《李密传》位在榜首,足以标榜李密隋末第一割据的江湖地位。他出身贵族,其曾祖李弼是宇文泰时期的八柱国之一,真正的关陇军事贵族。

隋大业九年(613年),李密跟随杨玄感起兵反叛,提出上中下三策未用,导致战败,李密在潼关被抓,在押送至高阳的路上用计至邯郸逃脱。他投奔郝孝德等农民起义军均未得重用,走投无路,李密到了淮阳,改名刘智远,成了教书匠。心有鸿鹄之志,却被困在乡野僻村,李密落魄至极,于是写

出了这首《淮阳感怀》。后因此诗李密被人告密,淮阳太守赵佗派人在本郡及其周围各县搜捕他,李密便离开淮阳,再次踏上逃亡之路。

李密眼中的淮阳秋天,是何等景象?他的眼中,是一场秋风吹荡之后,还没有落尽的绿叶被露水荡涤,林木愈发萧疏;是平旷的田野之上,蒹葭芦苇,四处围合;是村落之中,藜藿纵横,杂草丛生;是田野荒芜,是村落残破。可见,此时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,人民在酷重赋压榨下的千里萧条。《新唐书》卷八十四列传第九记载:(此时的淮阳)“岁饥,削木皮以食”。

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历时360年的战乱和分裂,建成了大一统的王朝,但它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。从开皇的二十年盛世到大业,也就过去十年而已。隋朝刚立时,由于推行均田制、减轻徭赋制度,淮阳一带经济发展迅速。大业七年(611年),是隋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“分水岭”。这一年,杨广决定征伐辽东,随即在全国范

围内大肆征召民夫士兵;这一年,黄河两岸发生水灾,万亩良田由于民众徭役繁重导致耕稼失时,成为荒地,再加上粮价飙升,导致人民疾苦不堪。《淮阳大事记》载:(大业七年)秋,大水,山东、河南漂没30余郡,民相卖为奴婢。这一年,从山东长白山、河北高鸡泊、河南瓦岗寨一直到江淮地区,号称“十八路反王,六十四路烟尘”,天下大乱不可避免,隋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。《淮阳大事记》载:大业十一年(615年)十月,农民起义军统帅卢明月率众10余万攻陈。

历史有时候很有趣。据《淮阳大事记》记载:隋大业十三年(617年)四月,淮阳太守赵佗举郡降李密。李密离开淮阳后,投奔翟让并在瓦岗寨“搞起了大事情”,史载“道路险阻者不绝如流”“河南郡县多陷于密”。原来搜捕追杀李密的赵佗,又向李密投降,淮阳成为瓦岗军的“地盘”。但瓦岗军仅在一年后(619年)即土崩瓦解,大唐王朝呼之欲出。②8

民俗趣谈

老家周口

郭文艺

人生一世,生老病死头等大事,拆开了说,单提“老”字,很有讲究。这里的“老”在我的故乡周口可以代表高寿人的寿终,即死亡。比如谁家老人去世了,五服内的小辈会去亲戚家送信。某某某于昨日几点几分“老”了。意在提示接信的亲戚披麻戴孝,赶去奔丧。

一个人的“老”去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就像瓜熟了自然落蒂,水烧开了会沸腾,夏尽了蝉枯,秋尽了蛰蛰一样,很平常。然而不平常的是人心,老人一旦“老”了,断了那口气,做儿女的一时承受不了挚亲的离去,不管是孝顺的还是不孝顺的,都要大摆丧宴,请来响器两班,日夜不停地吹打。还要花真钱换“假钱”(冥币),请匠人赶做纸扎:纸人、纸马、摇钱树、金盆、金山、银牌楼,外带楼阁大宅院。更有心的,还扎了三轮车、四轮车,说让去世的人彼岸用得着。还有的扎了麻将牌、电视机、手机、洗衣机、电冰箱等,凡人间日常用的,他都能想到。到了五期日,一把火烧在新坟上。这个时候,村人会远远地站着观看,谁家纸扎烧得多,火蹿得旺,谁家的后代就有面子。

那些烧纸钱的后代们,果真孝顺的,倒也遂了心头的意愿了,若真有彼岸,希望老人远远照应着,庇护子孙。不孝顺的咋想呢?想着老人在

世时没好好地待过,如今阴阳两隔了,多花点钱赎些心里的罪罢。祖父在世时是极度不屑这样的场景的,他不止一次地站在麦地埂,摆着手、叹着气对众人说道:人死了倒显得儿孙孝顺了,还不如活着时给老人端口水喝哩。

“老”字在家乡方言中还代表一层意思,就是表示过了,超出范围了。比如,你炒的花生炒“老”了,炒的黄豆炒“老”了。

父亲就喜欢把花生炒“老”点来吃,他说那样嚼在嘴里老香了。平时看个电视,躺床上胃酸上来时,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炒“老”的焦花生剥剥,瞬间整个人就对枯燥的日子安于现状了。

村头磨豆腐的七爷卖了一辈子的“老”豆腐。超市里的水豆腐家乡人吃不习惯,用筷子夹不住,吃起来不硬气,这极不符合豫东人的个性。豆腐在七爷手里“点”得有些“老”,但这种“老”豆腐刚好是家乡人爱吃的口味,点“老”的豆腐硬度适中,筋滑香醇,也最适合家乡人特有的吃法:辣椒调热豆腐。

七爷的“老”豆腐一推到沈岗桥头就被围个里外三层。平时三里五村的都早早地来在桥头等着,他们或走着来,或蹬着三轮车,或干脆开着汽车带着家小,就为吃上一碗七爷磨的“老”豆腐。

七爷的“老”豆腐闻名四邻乡镇。

天晴的日子,七爷把豆腐车稳稳地停在桥头,然后取出自带的清水洗洗手,这才从车斗里提出几瓶自捣的辣椒酱。大家伙你三元,我两元地递过来。七爷从不用手接钱,车板上自备的一个木箱子,专供顾客自行投币。

七爷一忙活起来手就不停地切,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辣椒豆腐便递到众人手上。吃豆腐的人个个额头上闪着汗珠,嘴里不停地发出“啦啦”声。他们或蹲或站,或干脆把一条腿扛在桥头,吃着、说着、笑着,形成了豫东平原上独有的乡土画卷。

桥上的人越聚越多,七爷那双切豆腐的手也越切越快,干净明亮的豆腐刀在七爷的手里上蹿下跳,欢快地叮叮搭搭发出清脆的“朝阳沟”的调……

夕阳渐渐隐入潘窑坡,百鸟归入南林。

人群散去,暮色四起。桥上还独自站着七爷在收拾家伙,推车上只剩下空荡荡的案板,板上躺着那把明灿灿的豆腐刀。

七爷打开了老提灯,挂在车把上。慢慢地推着车朝家走去。离桥半里外的家院里,灯火老明,老伴都把饭菜给热了二遍了。①8